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内容提要

这个饶有兴味而又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发生在南极水域。探险者船毁人亡，再加上冰上怪兽之谜，神秘！惊险！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凡尔纳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证明：大自然的奥秘，正是在人类非凡的勇气和不屈的意志面前被揭示出来。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冰岛怪兽

〔法〕儒勒·凡尔纳著
袁树仁李葆捷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冰岛怪兽

第一部
袁树仁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克尔格伦群岛

这部故事题为“冰岛怪兽”，估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它。这无关紧要，我仍认为将它公诸于世确有必要。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悉听尊便吧！

这个饶有兴味而又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始于德索拉西翁[1]群岛。恐怕再也设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地点了。这个岛名是一七七九年库克[2]船长给它起的。我在那里小住过几个星期，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可以肯定地说，著名英国航海家给它起的这个凄惨的名字，是完全名副其实的，“荒凉群岛”，这个岛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这组岛屿位于南纬 49 度 54 分、西经 69 度 06 分。我知道，在地名表中，一般称它为克尔格伦群岛。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早在一七七二年，法国克尔格伦男爵便首次在印度洋南部发现了这些岛屿。当然，那次航行时，这位海军准将还以为他在靠近南极海洋的边缘上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下一次探险航行中，他只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只不过是一个群岛，共有大小岛屿三百多，位于广阔无垠、渺无人烟的洋面上，南极的狂风暴雪几乎从不间断地袭击着它。请诸位相信我，对这组岛屿来说，“荒凉群岛”实在是唯一贴切的名字。

然而群岛上是有人居住的，构成克尔格伦人口主要核心的，是数名欧洲人和美洲人。到了一八三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由于我来到圣诞—哈尔堡已两个月之久，这个数字就又增加了一个个位数。我这次来到这里，本是为了进行地质和矿物研究。现在工作已经结束，我只等待时机，准备离开了。

圣诞港位于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上。该岛面积 4500 平方公里，相当于科西嘉岛面积的一半。圣诞港港口相当安全可靠，靠岸自由方便，船只可在水深四寻[1]处停泊。北部，高达 1200 法尺[2]的特布尔山巍然耸立，高踞于弗兰索瓦角之上。玄武岩将海角顶端剪成宽阔的弧形。驶过弗兰索瓦角之后，请你极目四望吧！你会看到狭窄的海湾和海湾内的星星小岛，迎着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狂风傲然屹立。海湾深处，勾勒出圣诞—哈尔堡的剪影。让你的船只靠右舷直接驶入好了。进入泊位后，船只可只抛一只锚停泊。只要海湾不被坚冰冻结，掉头十分方便。

克尔格伦群岛尚拥有其他峡湾，数以百计。海岸线蜿蜒曲折，北部与西南部之间一段尤甚，状如贫苦姑娘裙裾的下缘。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土壤为火山成份，由石英组成，杂以发蓝的石块。夏季来临时，长出碧绿的苔藓，灰白的地衣，各种显花植物，茁壮刺人的虎耳草。只有一种小灌木可以生长，是一种味道极为苦涩的甘蓝，恐怕在任何其他国度里都是无法找到的。

这里正是适合巨型企鹅或其它企鹅群栖的地方。无数的企鹅群居住在这一海域。这种笨拙的水鸟，全身着黄、着白，昂首后仰，其翅膀有如长袍的衣袖，恰似一队道士，沿海滩鱼贯而行。

补充一句，克尔格伦群岛也为毛皮用海豹、长着长鼻子的海豹和象海豹提供了大量的栖身之地。捕猎这些两栖动物，收益可观，可以向某些商业部门提供货源，于是，吸引了大量船只前来。

---

[1] 德索拉西翁：意为荒凉、渺无人烟。

[2] 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

[1] 法寻：水深单位，一法寻约合 1.624 米。

[2] 一法尺等于 325 毫米。

这一天，我正在港口散步，我下榻的旅店的老板上前与我攀谈。他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杰奥林先生，你已经开始感到度日如年了吧？”

旅店老板是位美国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圆，已在圣诞—哈尔堡港定居二十多年。他开的旅店在这港口是独一处。

“阿特金斯大叔，只要你不会感到不快，我会回答你，确实时光漫长啊！”

“哪里的话！”这位正直的汉子反驳道，“你会想到，我对这一类的巧妙回答，已经司空见惯，就像弗兰索瓦角的岩石对大海的汹涌波涛已经习以为常一样！”

“而且你也像岩石一样顶得住……”

“毫无疑问！你在圣诞—哈尔堡下船，下榻于挂着‘青鹭’招牌的费尼莫尔·阿特金斯旅店那天，我心里就想：不出一个星期，最多不出半个月，我的客人就会厌烦，就会后悔涉足克尔格伦群岛了！”

“不，阿特金斯大叔，我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从来不后悔！”

“这习惯可真好，先生！”

“何况，我足迹踏遍整个群岛，观察到了很奇怪的东西，受益匪浅。我穿过了起伏不平、被泥炭沼分割成一块块的辽阔原野，上面覆盖着坚硬的苔藓；我会带回奇异的矿物和地质标本。我参加了你们这里的捕捉海豹活动。我观看了你们这里的企鹅群，看到企鹅与信天翁友好相处。我觉得这很值得观察。你不时为我做香槟海燕，亲手烹调。胃口不错的时候，这道菜相当鲜美。总之，我在‘青鹭’旅店受到极好的接待，我对你感激不尽……不过，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智利的三桅船‘派那斯’号在隆冬季节将我送到圣诞—哈尔堡，已经两个月了……”

“于是你盼望着，”旅店老板高叫起来，“杰奥林先生，回到你的家乡，那也是我的家乡；回到康涅狄格州，重见我们的州府哈特福德……”

“当然，阿特金斯大叔，因为我在世界各地奔波已经快三年了……早晚有一天，必须停下来，扎个根……”

“对！对！一旦扎下根，”美国人眨着眼睛，对阵道，“最后就会生出枝叶来！”

“言之有理，阿特金斯大叔！不过，我家里已经没有人，很可能我家世袭到我这里就要断后了。我年已 40，哪里还会异想天开要长出枝叶呢！我亲爱的老板，你倒是这样做了。你是一株树，而且是一棵参天大树……”

“一棵橡树，甚至可以说是一棵苍翠的橡树，如果你同意的话，杰奥林先生。”

“你服从了自然法则，这是对的！可是，既然自然赋予了我们双腿以行走……”

“自然也给了我们以坐下的本领呀！”费尼莫尔·阿特金斯善意地大笑着，巧妙地回答，“所以，我就舒舒服服地坐在圣诞—哈尔堡了。我的老伴贝特西给我生了十多个儿子。将来，儿子还会给我生孙子。孙男子女欢绕膝前，像小猫崽一样……”

“你永远不再回故乡去了吗？……”

“回去干什么呢，杰奥林先生？我能干什么呢？……一贫如洗！……相反，在这里，在这荒凉群岛上，我却从未有过伤心痛苦的时刻，我和家人可以混个小康生活。”

“这毫无疑问，阿特金斯大叔，我向你祝贺，你很幸福……不过，某一

天，一种欲望潜入你的心中，也不是不可能的……”

“挪窝的欲望吗，杰奥林先生！……算了吧！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是一株橡树。一株橡树已经深深扎根，直到树干的中段都已埋在克尔格伦群岛的石英之中，这棵树，你试试挪挪看！”

这位可敬的美国人，完全彻底地适应了这里的一切。群岛变幻无常的气候使他受到了有力的磨练。听到他讲出这一番话来，让人心里好不痛快！他和他的一家生活在这里，就像企鹅生活在群栖地一样。母亲是一位勇敢的胖妇人；儿子个个长得健壮结实，从不知道咽喉炎、胃扩张为何物。旅店生意兴隆。“青鹭”顾客为数不少，凡在克尔格伦群岛中途停泊的船只、捕鲸船及其他人等，均前来光顾。旅店为他们提供羊脂、油脂、沥青、大麦粉[1]、调料、糖、茶、罐头、威士忌、杜松子酒、葡萄烧酒等。你想在圣诞—哈尔堡找到第二家旅店，只能是枉费心机。说到费尼莫尔·阿特金斯的儿子们，他们有的是木匠，有的是帆篷工，有的是渔民。暖季来到的时候，他们在动物经过的各处深海，捕捉两栖动物。他们都是勇敢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们乖乖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总而言之，阿特金斯大叔，”我对他说道，“我能来到克尔格伦群岛，非常幸运。我会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这里……不过，能踏上归途，我是不会不高兴的……”

“好啦，杰奥林先生，耐心一些吧！”这位哲学家对我说道，“永远不要盼望或加速分别时刻的到来。再说，不要忘记，好天气不久就会回来啦……再过五六个星期……”

“可是直到目前，”我高声喊叫起来，“高山和平原，岩石和海滩，都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太阳甚至无力驱散地平线上的薄雾……”

“此话差矣，杰奥林先生！白色的衬衣下，已经可以看到嫩绿的野草往外钻啦！……你仔细瞧瞧……”

“让我仔细看看，果然如此！……咱们说句真心话，阿特金斯，你敢断定，这八月份，冰块还不会淤塞你们这里的港湾么？这里的八月，相当于我们北半球的二月……”

“肯定是这样，杰奥林先生，不过，我再对你说一遍，要耐心！今年冬季很暖和……船只很快就会在东方或西方的海面上出现。因为渔汛旺季即将来临。”

“苍天在上，但愿老天听见你的话，阿特金斯大叔。但愿上苍能顺利引来双桅纵帆船‘哈勒布雷纳’号，这艘船大概很快就要到了！……”

“兰·盖伊船长，”旅店老板辩解道，“虽说是英国人，却是位心地高尚的海员。——到处都有好人哪！——他在‘青鹭’补充给养。”

“你认为‘哈勒布雷纳’号……”

“一周之内肯定在弗兰索瓦角附近出现，杰奥林先生。否则，就是兰·盖伊船长不在了。如果兰·盖伊船长不在了，那就可能是‘哈勒布雷纳’号在克尔格伦群岛与好望角之间沉没了！”

说到这里，费尼莫尔·阿特金斯大叔作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手势，说明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后，他离开我走了。

我热切地希望旅店老板的预言尽快变成现实，我真的觉得度日如年了。

---

[1] 酿造啤酒用。

照他说来，暖季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所谓“暖”，当然是对这一海域而言。虽然这座主要岛屿的地理位置在纬度上与欧洲的巴黎、加拿大的魁北克相差无几，然而，这是在南半球。尽人皆知，由于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太阳占据一个辐射源，南半球冬季比北半球更加寒冷，夏季则比北半球更加炎热。可以确信无疑的是，由于暴风雪的缘故，克尔格伦群岛的严冬季节是极为可怕的，海洋冰封数月，虽然气温并不特别低——平均气温冬季为摄氏二度，夏季为摄氏七度，与福克兰群岛或合恩角情形差不多。

毋庸赘言，冬季严寒阶段，在圣诞—哈尔堡和其他港口，再没有一艘船只前来停靠。在我说的这个时节，船只仍很稀少。至于帆船，由于担心被坚冰封锁航道，都到南美州智利西海岸或非洲去寻找港口，最常见的情形是到好望角的开普敦去。几艘小艇，有的被形成固体的海水封住，有的侧倾在海滩上，直到桅冠都覆盖着冰霜。这就是圣诞—哈尔堡海面展现在我眼前的全部景象。

克尔格伦群岛虽然温差不大，气候却潮湿而寒冷。群岛经常遭受北风或西风的猛烈袭击，并夹杂着冰雹和暴雨，尤以西部为甚。靠近东部，虽然阳光被云雾半遮半掩，天空却比较晴朗。这一侧，圆形山顶上的雪线保持在海平面以上五十杜瓦兹[1]处。

我在克尔格伦群岛熬过了两个月之后，单等时机到来，好乘坐双桅纵帆船“哈勒布雷纳”号踏上归途。热情洋溢的旅店老板从人员平易近人和航海技术两方面，在我面前对这艘船赞不绝口。

“你绝对找不到更好的船！”他从早到晚反复对我这么说，“在英国从事远洋航行的船长中，无论从勇敢无畏上，还是职业技能上，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的朋友兰·盖伊！……若是他更善谈一些，感情更外露一些，那他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人了！”

我决定遵照阿特金斯大叔的嘱咐，一等到这艘双桅船在圣诞—哈尔堡停泊，就去预订船座。停泊六七天以后，船只就要继续航行，向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驶去，到那里装载锡矿石和铜矿石。

我的计划是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度过暖季的几个星期。然后我打算从那里动身返回康涅狄格州。我没有忘记在人为的预计中为偶然留下余地。正如埃德加·爱伦·波所说的那样，“时时将无法预见的、意料之外的、无法想象的因素打算进去”，才是明智的，“侧面的、无关紧要的、偶然的、意外的事实，值得给予极大的考虑余地，偶然性应该不断地成为严格计算的材料”。

我之所以引用我们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的话，这是因为，虽然我本人是实用头脑，性格严肃认真，天生缺乏想象能力，但我仍然对这位描述人类奇特行为的天才诗人赞赏备至。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哈勒布雷纳”号，或更确切地说，是我在圣诞—哈尔堡可能会有哪些登船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我无需担心会感到沮丧、失望。那时节，克尔格伦群岛每年有大量船只来到——至少五百艘。捕捉鲸类成效卓著，人们推断说，一只象海豹可以提供一吨油，即等于一千只企鹅的产油量。而最近几年，在这个群岛靠岸的船只已经只有十几艘了，大肆滥捕已使鲸鱼头数大大减少。事实正是如此。

---

[1] 杜瓦兹为法国旧长度单位，约合 1.949 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以，即使“哈勒布雷纳”号失约，兰·盖伊船长不来与他的朋友阿特金斯握手言欢，也丝毫不用担心。我会很容易找到机会离开圣诞—哈尔堡。

每天，我在港口附近散步。太阳开始有点力气了。岩石、山中平台或火山岩柱，渐渐脱去雪白的冬装。与玄武岩断崖成垂直方向的海滩上，长出了一簇簇酒红色的苔藓。洋面上，50 码到 60 码长的海带，蜿蜒起伏，随风飘荡，犹如丝带。平原上，靠近海湾深处，几株禾本科植物羞涩地抬起头来，其中有显花植物里拉，原生安第斯山脉；其次是火地岛大地植物区系的禾本科植物；也有本地土壤生长的唯一小灌木，前面我已经谈过，是一种巨型甘蓝，因具有抗坏血病的功能而成为珍品。

至于陆地哺乳类动物——水生哺乳类在这一海域比比皆是——迄今为止，我还从未遇到，两栖类或爬行动物也没有见到。只有几种昆虫——蝴蝶或其他昆虫——又没有翅膀。如果有翅膀，恐怕还未来得及使用，就会被强大的气流卷到波涛滚滚的洋面上去了。

有一两次，我乘坐过坚固的小艇。渔民们驾驶着这种小艇，迎风破浪前进。阵阵海风拍打着克尔格伦群岛的岩石，如投石器一般轰然作响。甚至可以尝试乘坐这种船只远涉重洋到开普敦去。如果肯多花时间，说不定能够抵达那个海港。请诸位放心，我是绝对不想这样离开圣诞—哈尔堡的……不！我正在等待着双桅船“哈勒布雷纳”号。“哈勒布雷纳”号是不会姗姗来迟的。

漫游过程中，我的足迹遍及各个海湾。我很惊异地发现，海岸各处景色不同。这饱经沧桑的海岸，这奇特的不可思议的骨架，完全为火山构造，它刺破雪白的冬季裹尸布，露出骨骼上发蓝的四肢……

我的旅店老板，安居于圣诞—哈尔堡家中，对自己的生活可谓心满意足。虽然他给我出了明智的主意，有时我仍然心急如焚！这说明，在这世界上，由于生活的实践而成为哲学家的人，仍然寥寥无几。在费尼莫尔·阿特金斯身上，肌肉系统远比神经系统发达，可能他拥有的本能，更胜过智慧。这些人对逆境斗争能力更强，归根结底，很可能他们在人世间遇到幸运的机会就更大。

“‘哈勒布雷纳’号呢？……”我每天早上这样问。

“‘哈勒布雷纳’号吗，杰奥林先生？”旅店老板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说，“肯定今天就到。今天不到，明天肯定到！……肯定有那么一个头一天，是不是？到了第二天，兰·盖伊船长的国籍旗在圣诞—哈尔堡自由港上空迎风招展！”

当然，为了扩大视野，只要爬上特布尔山就可以了。登上海拔 1200 法尺高处，可远眺至三十四到三十五海里开外的地方。甚至透过薄雾，说不定还能提前二十四小时遥望到双桅船？然而从山坡直到峰顶，仍然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仿佛穿着臃肿的冬装。恐怕只有疯子才会想到攀登上山吧！

有时我在海滩上奔跑，吓得许多两栖动物仓皇而逃，跃入初融的海水之中。企鹅则笨重而无动于衷。当我走近时，依然巍然不动。如果它们不是那等愚蠢的模样，倒真想和它们攀谈一番，当然只能使用它们那种高声聒噪、震耳欲聋的语言了！而黑色的海燕，黑白两色的剪水鹱，鹱■，燕鸥和海番鸭，全都振翅飞逃了。

一天，我有机会观看了一只信天翁起飞。企鹅们用自己最精彩的聒噪为它送行——有如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可能离开它们一去而不复返。信天翁

这种强有力的飞鸟可以一口气飞行二百里[1]，不事休息。速度亦极快，可在几小时内穿越遥远的空间。我有机会观看了一只信天翁起飞。

这只信天翁，立于圣诞—哈尔堡海湾尽头一座高高的山岩上，巍然不动，注视着大海。浊浪拍岸，有力地撞击在礁石上，碎成千万朵浪花。

蓦地，大鸟展翅高翔，脚爪收拢，头部用力前伸，有如船头的斜桅托板。它发出尖声鸣叫，转眼之间，在高空中变成了一个黑点，消逝在南天的雾障之后了。

[1] 法国古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下同。

第二章双桅纵帆船“哈勒布雷纳”号

吨位为三百；桅桁稍倾，可以收风；逼风航行时速度很快。帆面可分前桅、主桅和船头三部分。前桅包括双桅船前桅、前桅帆、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主桅包括后桅帆和顶桅；船头包括船首三角帆和大、小三角帆。这就是圣诞—哈尔堡等待的斯库那船，这就是双桅纵帆式帆船“哈勒布雷纳”号的基本构造。

船上有船长一人，大副一人，水手长一人，厨师一人，加上八名水手——一共十二人，操作人手足够。船只建造牢固，肋骨及船壳板全部用铜销钉组装；船帆宽大；船尾轮廓开阔优美。这艘船，可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航行，操作灵活，最适于在南纬 40 度到 60 度之间行驶。它是比肯黑德造船厂[①]的骄傲。

以上情况都是阿特金斯大叔向我提供的，而且伴随着多少赞美之辞啊！

兰·盖伊船长是利物浦人，指挥“哈勒布雷纳”号已经将近六年。船只的五分之三属于他个人。他在非洲和美洲的南部海洋上进行贸易活动，来往于各群岛之间，各大陆之间。他的双桅船之所以只拥有十二名船员，正是因为这艘船单纯从事贸易。如果要捕捉两栖类动物，如海豹等，人手就要增加，而且要装备渔具，捕鲸用的鱼叉，大鱼叉、钓鱼线等等为这种艰苦工作所必需的设备。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一带海面不甚安全，那时尚经常有海盗出没，靠近岛屿时应该倍加提防。但是，如果“哈勒布雷纳”号遭到袭击，它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船上装有四门石炮，圆炮弹和成包的弹丸数量充足，炸药贮藏舱内储备相当丰富；手枪、卡宾枪挂在枪架上；最后还有舷墙保护网。这一切保障了船只的安全。此外，值班人员睡觉时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在这一带海上航行，如果不采取这些防范措施，那是少有的粗心大意。

八月七日这天清晨，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忽然响起旅店老板粗大的嗓门和用拳头打门的声音，我从床上跳下地来。

“杰奥林先生，你醒了吗？……”

“当然，阿特金斯大叔。这么大的声音，我还能不醒！——出了什么事啦？……”

“东北海面上，六海里的地方，有一艘船，正朝着圣诞港驶来！”

“是‘哈勒布雷纳’号吧？……”我猛然掀掉被子，高声叫道。

“再过几小时就知道了，杰奥林先生。不管怎么说，这是今年的第一艘船，隆重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我转眼之间穿好衣裳，跟随费尼莫尔·阿特金斯来到码头上，站在圣诞—哈尔堡海湾两端中间观看远方地平线视角最大的地方。

天气相当晴朗，海面上最后的晨雾正在消散，海水平静无波，微风习习。由于信风的缘故，克尔格伦群岛这一侧，天空比对岸更加明亮。

二十来名居民——大部为渔民——将阿特金斯大叔团团围住。毫无疑问，他是群岛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受敬重的人物。因此他的话也最有分量。

那时船只进入港湾风向正顺。不过，正是落潮。已经看得见的船只——一艘斯库那船——正不慌不忙地降帆前进，等待着涨潮。

人群议论纷纷。我心急如焚，倾听着各种议论，并不插言。意见分歧，

[①] 比肯黑德造船厂为英国利物浦一家有名的造船厂。

每一方都固执地坚持己见。

我应该承认——而且这使我心中十分难过——大部分人反对这只斯库那船就是双桅帆船“哈勒布雷纳”号的说法。只有两三个人表示了肯定的意见。站在他们一边的，就有“青鹭”的主人。

“这是‘哈勒布雷纳’号！”他反复说道，“兰·盖伊船长还能不第一个抵达克尔格伦群岛，别胡扯了！……是他，没错！我敢肯定！如同他来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和我商谈，要一百担马铃薯补充给养一样，千真万确！”

“阿特金斯先生，你眼皮里长雾了吧！”一位渔民反唇相讥道。

“还没有你脑袋里的雾多！”旅店老板尖刻地回答。

“这艘船的外形与英国船不同，”另外一个人发表意见说，“船头细长，甲板脊弧突出，我估计是美国造。”

“不对……这是英国船，”阿特金斯先生驳斥道，“而且我差不多说得出来，是哪个造船厂所造……对！……是利物浦的比肯黑德造船厂，‘哈勒布雷纳’号就从那里下的水！”

“压根不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水手很有把握地说，“这艘斯库那船是在巴尔的摩尼珀和斯特隆日联合公司镀的锡,是切萨皮克河[1]水首次溅湿它的龙骨。”

“还是说默尔西河[2]河水吧，可怜的傻瓜！”阿特金斯大叔反驳说，“喂，擦擦你的眼镜，瞧瞧斜桁上升起的国籍旗吧！”

“英国旗！”人群异口同声大叫起来。

果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旗刚刚展开鲜红的绸面，映照着英国船只的一角。

没有任何疑问了。朝圣诞—哈尔堡港湾驶来的，确实是一艘英国船。但是，肯定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必然就是兰·盖伊船长的双桅船。

再过两小时，这已不成其为争论的焦点了。正午以前，“哈勒布雷纳”号已在圣诞—哈尔堡港湾中间海水四寻深处抛锚。

阿特金斯大叔见了“哈勒布雷纳”号船长喜形于色，手舞足蹈。我似乎觉得船长并不怎么感情外露。

他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子，面色红润，四肢健壮，正像他的双桅帆船一样，强有力的头部，头发已经花白；眼睛乌黑，浓重的双眉下，眼珠闪烁着火焰般热情的光辉；皮肤黝黑；抿紧的双唇，露出排列整齐的牙齿，结结实实地长在强有力的颌骨上；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粗壮的胡须呈赭色；双腿双臂强健有力。兰·盖伊船长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其外貌并非严峻，说不动声色可能更确切些。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十分内向的人，不会痛痛快快吐露内心的秘密。——这是兰·盖伊船长抵达的当日，一位比阿特金斯大叔更了解情况的人讲给我听的，虽然我的旅店老板自认为是船长的挚友。事实上，任何人都不能自吹说，对这位天性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已经深入了解了他的内心。

我立刻就要谈到我刚才提到过的人。他说是“哈勒布雷纳”号的水手长，名叫赫利格利。怀特岛生人，四十四岁；中等身材，显得短粗胖，健壮有力；两臂撒开，不贴身，罗圈腿；脑袋像个肉球，长在公牛一般的脖子上；胸脯

---

[1] 美国一河流。

[2] 英国一河流。

宽阔，似乎容得下正常人双倍的肺叶——我自忖他是否真的长着这么多的肺叶，因为他呼吸时消耗的空气确实量很大——他总是气喘吁吁，总是不停地讲话；嘲弄人的眼睛，满面笑容可掬。眼睛下面一堆皱纹，因颧骨肌肉不断收缩而产生。还要指出他的嘴，吊在左耳垂上。这与双桅帆船的船长对比多么强烈！两个人差异如此之大，竟然能够配合默契！他们就是合得来，已经一起航行了十五、六年——首先在双桅横帆船“威力”号上，后来，在本书故事开始前六年，“哈勒布雷纳”号又代替了“威力”号。

赫利格利刚刚抵达，就从费尼莫尔·阿特金斯处获悉，如果兰·盖伊船长同意，我要搭乘这艘船。所以，未经介绍和任何准备，水手长当天下午就朝我走来。他已经知道我的名字，用下面这句话开头与我攀谈起来：

“杰奥林先生，我这厢有礼了。”

“我也向你致意，我的朋友，”我回答道，“有什么事吗？”

“为您效劳。”

“效劳？……哪方面呢？”

“在你有意登上‘哈勒布雷纳’号方面……”

“请问您是哪一位？”

“船上职务和名字是水手长赫利格利，也是兰·盖伊船长的忠实伙伴。船长是有名的听不进任何意见的人，他却痛痛快快听我的。”

于是我想：如此热心帮忙的人，应该利用。看来，他毫不怀疑自己对兰·盖伊船长可以施加巨大影响。

我回答道：

“那好，朋友，如果你的职责此刻不呼唤你，咱们聊聊吧。”

“杰奥林先生，我有两小时空余时间。再说，今天活也不多。明天，要卸货，要补充给养……这对船上人员来说，都是休息时间……如果你有空……我也有空……”

说着，他朝海港深处摇摇手，指着他熟悉的方向。

“在这里谈谈不是很好吗？”我拉住他，提请他注意。

“聊聊，杰奥林先生，站着聊……嗓子眼干着冒烟……坐在‘青鹭’的一角，面前摆上两杯威士忌茶，岂非轻而易举……”

“我可滴酒不沾，水手长。”

“没关系，我喝双份。嗳！你可不要以为是和醉鬼打交道啊！……不！……我从来不过量，但是一定要喝足！”

我跟随这位水手长走去。显然，他已经惯于在酒店的水中游泳了。阿特金斯大叔此刻正在双桅帆船甲板上，忙着争议买价卖价。我们在他旅店的大厅中坐了下来。首先，我对水手长说：

“我正好指望通过阿特金斯，让我和兰·盖伊船长搭上关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和船长特别熟……”

“呸！”赫利格利说道，“费尼莫尔·阿特金斯是个好人，他对船长十分敬重。可是，他无论如何比不上我！……让我给你活动活动吧，杰奥林先生……”

“难道这事这么难办吗，水手长？‘哈勒布雷纳’号上一个空闲舱位都没有吗？……我有一间最小的舱室就可以，而且我付钱的“太好了，杰奥林先生！舱面室的一侧，有一间舱室，从来没有人用过。既然你不怕必要的时候破费……不过，我对你讲句知心话：恐怕要比你想的还要机灵，比老阿特

金斯还要机灵，才能使兰·盖伊船长下定决心接纳搭船乘客！……好！一个好小伙子为你的健康干杯了！很遗憾你不能礼尚往来。恐怕将他全部的机智都使上也不算过分！”

伴随着这句话，他闭起左眼，右眼闪射出异样的光芒！仿佛他两只眼睛具有的全部勃勃生机都集中到一只眼睛的眼球上表现出来了！毋庸讳言，这美妙的言辞结尾处，已淹没在一杯威士忌中。水手长并不赞赏威士忌的上等质量，因为“青鹭”的酒不过来源于“哈勒布雷纳”号的食品贮藏舱而已。

然后，这个鬼家伙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只黑而短的烟斗，装上烟，安上烟草帽，用力将烟斗插在嘴角两颗臼齿的缝隙之间，点上烟。他喷云吐雾，有如一艘正在生火的轮船。他的头部竟然在灰白色的云雾后面变得模糊不清了。

“赫利格利先生？……”我说。

“杰奥林先生……”

“为什么你们船长不高兴接待我呢？……”

“因为他头脑中从未考虑过船上搭乘旅客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凡是这一类的要求，他总是一律回绝。”

“什么原因呢，我想问问你……”

“噢！因为他不愿意碍手碍脚，他要行动完全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可以掉转船头，向北或向南，朝着日落方向或旭日东升方向，而不需要向任何人阐明理由！这南部海洋，他从没有离开过，杰奥林先生。我们一起在这一带海面奔波，已经多年，东到澳大利亚，西到美洲，从霍巴特敦到克尔格伦群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福克兰群岛，只有卖掉船上货物时才停泊一下，有时直驶到南极海洋。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理解，一位乘客可能碍事。再说，有谁愿意登上‘哈勒布雷纳’号呢，它不喜欢与微风调情，海风将它推向哪里，就驶向哪里。”

我自忖，是否水手长千方百计要把这艘双桅船描绘成一艘神秘的船只，无目的地航行，到停泊地也不久留，是想入非非的船长指挥的高纬度地区漫游船。不管怎么样，我对他说道：

“总之，‘哈勒布雷纳’号四五天以后就要离开克尔格伦群岛，是吗？”

“肯定……”

“这一次，航向是向西，朝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驶去，是吗？

“很可能。”

“那好，水手长，这个可能对我已经足够了。既然你愿意为我效劳，那就请你一定使兰·盖伊船长下定决心，允许我搭船……”

“好，这事就算办成了吧！”

“太好了，赫利格利，你是不会后悔的。”

“嗳！杰奥林先生，”古怪的水手长头摇得好像刚出水一样，反驳道，“我从来做任何事都不后悔。我明白，给你帮忙，我也绝不会后悔的。现在，如果你允许，我就告辞。我立即回船，也不等我的朋友阿特金斯回来了。”

他一口喝干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仿佛觉得那杯子都要和酒一起消逝在他的喉咙里——赫利格利俨然以保护人的姿态向我微微一笑，然后，粗壮的上身在罗圈腿的双弧上一摇一摆，烟袋锅里喷出呛人的烟雾包围着他，他走出大厅，朝着“青鹭”东北方向而去。

我坐在桌前，陷入沉思。各种自相矛盾的想法萦绕心头。这位兰·盖伊

船长到底是什么人？阿特金斯大叔给我描述的，是技术高超的海员加上正直的人。就算他集二者于一身好了，根据刚才水手长对我说的话，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既然我愿意不计较价钱，满足于船上的生活，头脑中就从未考虑过，搭乘“哈勒布雷纳”号的要求竟然会成为难题。这一点我承认。是什么理由使兰·盖伊船长拒绝我呢？……他不愿被什么协议束缚手脚；航行过程中，如果他心血来潮要到某处去，他就不愿被迫驶往另一处。这条理由是否讲得通呢？……说不定，由于他航行的性质，他有特殊原因要提防陌生人吧？……他进行走私活动或者贩卖黑奴？——那个时代在南方海上，这仍是相当频繁的贸易活动……不管怎么说，这些解释都说得过去。可是心地高尚的旅店老板却为“哈勒布雷纳”号及其船长担保。这是正派船，正派船长，费尼莫尔·阿特金斯两样都保证！……如果他对这两条都没有产生错觉，那确实相当了不起了！……不过，他对兰·盖伊船长的了解，无非是一年一度停泊克尔格伦群岛时与他见面。在这里，他只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当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另一方面，我自忖，是否水手长为了显示他给我帮这个忙多么重要，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船上能有一位乘客像我这么随和，又不计较搭乘的价钱，说不定兰·盖伊船长很满意、很高兴呢！……

一小时以后，我在码头上遇到旅店老板，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啊！这个赫利格利魔鬼，”他高叫起来，“秉性难移！……你要相信他呀，那兰·盖伊船长不征求他的意见，连擤鼻涕都不敢！……杰奥林先生，你看这位水手长，真是个怪人！他心眼儿倒不坏，也不愚蠢，就是像魔鬼一样地捞美元和畿尼[①]！……如果你落到他的手里，当心点你的钱袋！……把你的衣服口袋或钱包扣子扣好，不要让人给搂了去！”

“谢谢你的忠告，阿特金斯。告诉我，你已经和兰·盖伊船长谈过了吗？……谈过这件事了吗？……”

“还没有，杰奥林先生，来得及。‘哈勒布雷纳’号还刚到，抛了锚，还没遇到退潮掉头呢！”

“好吧！不过，你大概可以理解，我希望尽早把这件事定下来。”

“耐心点吧！”

“我急于心里有个数。”

“嗳！不用担心，杰奥林先生！事情自然而然会办好！再说，即使不上‘哈勒布雷纳’号，你也不用犯难。随着渔汛季节的到来，马上会有很多船只来到圣诞—哈尔堡，那数目比‘青鹭’四周的房屋还要多！这事就交给我啦！你上船的事，我负责！”

一方面是水手长，另一方面是阿特金斯大叔，但这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他们向我许下了诺言，我还是决定直接与兰·盖伊船长交涉一下，虽然他这人不大好接近。我决定单独碰到他的时候，和他谈谈我的计划。

到了第二天，才有一个机会。在此以前，我沿着码头漫步，仔细端详这艘斯库那船，发现这是一艘外形美观、十分坚固的帆船。这一带海域，流冰块有时漂到 50 度纬度线以外，坚固是船只必不可少的优点。

下午时分，我走近兰·盖伊船长的时候，看出他似乎想回避我。

在圣诞—哈尔堡，顺理成章地，为数不多的渔业人口基本上是不更新的。

[①] 英国旧金币，值 21 先令。

我再重复一遍，那时节来往船只为数不少，有时几位克尔格伦群岛人到船上干活，以代替短缺的人或死去的人。总而言之，岛上人口固定不变，兰·盖伊船长大概每个人都认识。

再过几个星期，大批船只纷纷到达，船上人员拥塞码头，呈现出平时少有的繁忙景象时，他也可能认错人。繁忙景象随着渔汛季节的结束而告结束。但是，现在才八月份，“哈勒布雷纳”号利用异常温和的冬季来到，在港口内是独一无二的船只。

所以，即使水手长和旅店老板还没有在兰·盖伊船长面前为我说项，他也不会猜不出我是异乡人。

他的态度只能意味着：要么，他已经得知我的想法，他还不想答复；要么，赫利格利也好，阿特金斯也好，从前一天到那时为止，还不曾与他谈起这件事。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之远远避开我，则是由于他天性不善于与人攀谈，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对他不合适。

可是我已经忍耐不住了。这个难以接近的人要拒绝我，就让他拒绝好了！强迫他违心同意我上船，我丝毫没有这个意图。我甚至不是他的一国同胞。克尔格伦群岛上，也没有一个美国领事或代理人，否则我还可以在他们面前发上几句牢骚。最重要的是我要有个准信。如果我在兰·盖伊船长面前碰了钉子，我受到的损失，无非就是等待另一艘更热心的船只来到而已——至多也就耽搁两三个星期。

我刚要与船长搭话，船上大副来了。船长利用这个机会走开了，他向大副作个手势，叫他跟着他走。他们绕到海港尽头，消逝在岩石角上，溯海湾北岸而上了。

“见鬼！”我心里想道，“看来，我得相信，要达到我的目的还困难重重哩！不过，也只是推迟一下而已。明天上午，我要到‘哈勒布雷纳’号船上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位兰·盖伊，他得听我讲话，然后回答我行还是不行！”

也很可能，快进晚餐的时候，兰·盖伊船长会到“青鹭”来。一般情况下，船只停泊时，海员都到这里来进午餐和晚餐。在海上航行数月之后，喜欢换换花样。一般来说，在船上的食谱无非就是饼干和咸肉而已。

从身体健康来说，也需要这样。新鲜食品已装上船，船上上司们也感到在旅店吃饭更好些。我毫不怀疑，我的朋友阿特金斯已经做好准备，要像样地接待双桅船船长、大副和水手长了。

我等待着，很晚才上桌吃饭。结果大失所望。

船长也好，其他人也好，船上竟没有一个人光临“青鹭”。我只好像两个月来每天那样，一人独自进餐。不难想象，在寒季里，阿特金斯大叔的主顾基本上是不变的。

饭后，将近七点半钟，夜幕降临，我到港口有房屋的一侧去散步。

码头上空无一人。旅店的窗户发出微弱的光亮。“哈勒布雷纳”号的船员，没有一个人上岸。小艇已用掣索拴好。海水涨潮，微波荡漾，小艇轻轻地摇晃。

这艘斯库那船，简直和兵营一样，太阳一落，就禁止海员上岸了。这项措施大概会使赫利格利十分不快。他是个话匣子兼酒坛子。我猜度，停泊期间，他是很喜欢从这家酒店窜到那家酒店的。在“青鹭”附近，我没有看到他，也没有见到船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